

玄覽堂叢書三集

第二冊

玄覽堂叢書三集

卷二

崇禎元年三月廿二至十一月

初九日

財冊似專取初馮涿州之疏而故來馮名
財作一〇而眉端批首及之兼及之者皆斥馮也



因論李

魯生而

及之

三月二十二日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為正氣方伸和党未除並遵
聖諭樵實糾叅事賊退愈天啓六七年間凶人假虎
威而肆毒爾時諸臣重則有性命之憂輕則有
功名之累言官相戒結舌咸何世界幸

天地祖宗之灵呵設

神聖革故鼎新鷄鶩彈冠千載一時惟是重疣不回
声器美奸不共國明知為大惑而循情面明臣
駁縱波淫以亂政于友為不宜于

君為不忠賊之所不敢也均見

皇上飭交納內侍之律戾科道糾察之

諭真 大圣人懲前毖后杜漸防微之極思也以戒
所知有通內最有自供自吐漸竟改項換面情面
伏而以番之至阳至陰為通

國所共慎者兵科左給事中李魯生是也魯生豺
狼其貌蛇蝎其心詭附正人以誅自捷走權門而
入幕又雅詞飾办其鋒莫当然而他人之通內侍
昏夜乞哀魯生之通內則白昼公行矣他人之邪

亮言正犹不可告之妻子曾生之罔法欺

君則自形之楮尾矣当

先帝之朝票擬不取閣臣連繫半出中

旨長安噴有頌言朕犹計甲子冬間曾生明自張胆

謂官不自中出而証出甚至似執中為帝宅中者

王之說牽強附會以長魏忠袁矯專恣之惡而不

知中正之中為中外之中文又判不相涉奈何离

經叛道甘心作名教之罪人

皇上試執原疏而問之曾生有以對乎天啓五年

七月內曾生有慎枚卜重政本以佐

聖治一疏中云

國家取相之術甚寬論相之達則隘中為一席地他
臣曾不得跋足而望焉独有同林一脉相傳蓋為
后日推轂崔呈秀大拜地也又云同林之內各序
為重循資拾級人覬覦焉得真才而用之且曰
老成云者成即為老于識而非老于年蓋明為
擁戴馮○地也未凡而三十六歲之宰相遂傳為
得未曾有之經事矣

祖制以市私恩引宵人而玷揆席

皇上試執泉 疏而問之曹生有以對乎丁卯試差
與題者多破削奪無曹生得

寺王如影嚮乃試錄后序錄唐蚡僻如屈宋文章十
秋不朽曹生極口詆毀謂屈悲宋墟安所用之且
洋洋江漢豈無沔陵見山之勝噴敦颺東之一名
流可采以入 告而偏言楚士抱朴坐于三則楚
凡趨士捷于細腰其如灰豪傑之心泰

君父之所何哉若所云聽所獨言朝上而夕報可則

亦小臣呼吸上通

帝座之懸已苛治是明白通破淥索在手取

旨如寄不教莫大乎是

皇上試批楚錄序治而問之魯生有以對手魯生与

李蕃同出故輔魏庶徵之月衣鉢相傳子人行媚

及庶徵去而投馮。、、敗而投崔魏反民万状

使長安有四姓家奴之謡二臣亦何顏立于班行

乎李蕃抱頭鼠竄夜氣犹存魯生上不畏

明主下不憚清議包羞就列賤实不予之國

朝嘗生办台臣徐吉之

疏曰崔魏既誅嫉崔魏者泰之附崔魏者亦泰之
魯主實自馮傳神矣諸臣鯁以遠慮諷吏科都給
事中現在缺員魯主從員魯主從旁號一萬一力
亦垣之冠冕擇百辟之秋衡異日考選起廢會推
例轉以及京察諸

大典愛憎顛倒黜陟乖張必至淆國是而惑人心賊
泖魯生微特不得濫竿首垣之領袖并不可一日
容于克弊之世治云種谷者必鋤其秀植蘭者

又剪其棘魯生真仕路之秀棘也哉予魯生同官
尤夙嫌只見其失身閹寺無人臣礼不敢不以上
年伏乞

皇上 詳校魯生前後諸 疏及所撰楚錄序文如
我言一字涉虛坐臧以說謊之邪倘鑒之有概乞
將魯生及李蕃之

賜死分以警官邪庶 國法炳若日星而天語信如
四時天奉

聖旨

三月二十七日

因論事

魯主而

及之

付建道御史張三謨呈 題為遇

主自可忠言感時不能無憤力決群明直陳公論是
乞 圣明显忠逐良以息和說以正人心事臣以
先帝首科叨成進士竭選行人司行人旋值逆珰竊
柄之時豺狼當道虎橫竹縉紳显村

杜稷隱憂臣垂朱僚間曹无聞 國是律明臣子事
君之恒此 乾坤何幸時誰不可忘身情劍而賊不
敢即諷明哲保身亦宜掛冠辭祿暫休久以待時

清而臣不能庸祿孰久亦可概見欣逢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而置之言路用是日思惟以盡

報塞心非關於世道人心之剝伏消長之機不敢

首濤

天听竊覩

皇上

御極四海臣民皆

以為

克舜伏主

圣人在位固諛无不燭照其大者乃在

明忠和審彛惜

全不自全不得不与群下設之

然群下非他即強半事魏忠玄媚崔呈秀以敢坏

天下之第一流也度以情勢必无不煽惑不阻掩

不以是力非以和为正之理盖昼伏之鼠息明灵

場之鬼且夜其心固不欲世界清明也臣請得甘心回轉魏庶微令謀以殺天下之人卿式台省一朝尽逐乃取平日恐楊左諸臣者徧显安津明使予之力仇又拾新建為助彼時不言楊左諸人可奈東林門戶可誅必不能保富貴而都通显于是慷慨應募各出死力以一網打尽之心為徹底澄清之說以天下之大事盡為諸臣之罪以天下之名盡為諸臣之党而緹騎四出指按并提因使身之家破子西父東見者流涕食者酸鼻可以

已矣无李特席之势已成番案之惧轉甚百計防
閑強弩四逐令朝无帖席之人家无安枕之士
賊于此時察此輩之人心非狃甚毒亦良甚苦盖
鄙夫患失无所不王又不得不擁戴逆瑞之去以
明諸臣之謬故諛言日聿祠堂滿地既以擬去擬
圣將謂可局可師被逆瑞者安得不力所欲為
可削奪竟无已時恩威固而不測虽素在相媚称
个中人者亦或不免群小益為驚駭必思求当其
心將成豈戴之卒此年^未杀人媚人欺

君賣國之定案金口若蘇張將方必此一旦天聞
聖明如夜斯登馳意魑魅自當潛形乃山鬼紛存伎
毋邪崔呈秀禽死而一時評可以解朝塞責矣
自死皇上神武屏開言路豈但虎帟不除
將尸祝魏忠矣无已時必且示威立其村益不
可勝言者如旧科臣楊所冬首言崔呈秀等当放
勿守制陳尔翌以为是東林輩金所使当令服衛
緝拿守耶有片里至此抵面者番案之恨未釋將
為一手障天之人成市之計

皇上 况知为反伏小人而逐之其中布置蒙惑如
陳尔望者正月不少必欲使楊左不为忠臣邹趙
尽为和党犯难蒙冤嗾使經綸之臣不得与厭莠
被逐 題差会推者同登啓事而奔訪卑究奉主
几于威劫天下仍是逆珰旧日之余習其故可知
盖以原被壓莠斥去者自是个中之人可亟引之
以为同調其会推

題差起者可毋罪于逆珰独是曾被挫折者吾輩
當合謀并力以攻之而駟不及舌言犹在耳諸臣